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卷之八

祠堂墓田諸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胡銓

春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蒞  
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誣鑠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  
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  
謂予濂溪先生春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  
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

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說味於其所不知茲幸復假  
守視事三日謁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  
世標望誠說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  
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  
事儻工闔郡鄉化翕然子其記之某謂自頃興法  
捨攘刺郡者悉為吏牘埋沒至有難如素王之嘆  
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且懇以誠為言此  
盛德事某敢以固為辭况伯氏辱知為舊其又奚  
亂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  
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禮考之  
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  
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誠  
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中  
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八者一  
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  
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為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

誠苟卿猶以為偽堯舜豈偽也哉故曰至誠之誠  
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至化也前知如神也  
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  
人故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  
如神不欺於已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  
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耳其云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  
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  
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  
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  
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  
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叙乾損益動云不  
息於誠叙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則誠是卦皆誠  
也而漢書又以為易唯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  
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  
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

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  
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  
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為誠坤  
屯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為誠乎元亨誠之  
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  
大畜離咸恒遯大江明夷家人蹇萃漸兌渙中孚  
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為誠也  
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  
其旨微哉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宇民民至今  
思之以不屈權勢落三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  
觀象濂溪務實去偽豈徒角空言而已必其由先  
生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  
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  
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噐不苦窳合乎學記  
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  
偽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

周元公集 卷之八  
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欺無所  
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克焉吾知公後日登壇贊元  
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  
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膺合通書之旨視  
濂溪其無愧焉濂溪諱敦頤姓周氏紹興二十九  
年五月日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淳熙丙申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  
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  
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  
雜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  
不各有同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  
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  
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  
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  
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惟

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

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願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廬山之下因

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永州府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廼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



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  
鄒侍郎公皆旣建祠于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  
祐十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  
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劉安世率諸生造  
府請就郡學幾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  
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  
陳公命零陵宰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  
楯周密旣成屬栻爲記栻以晚生屬辭不獲敬誦  
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歷官  
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  
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  
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故號  
濂溪先生栻嘗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掾  
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  
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

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然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覩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道州建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寔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

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  
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  
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  
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  
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  
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顛從事於文  
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爲二途及夫  
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  
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其有異端者乘間而入  
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  
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  
未足以盡古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  
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  
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  
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  
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

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  
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  
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  
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  
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  
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  
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  
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  
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  
向侯子恻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  
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為堂四楹併二  
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  
旣成使來謁記栻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  
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  
矣故為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承務  
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營田事賜紫

金魚袋張栻謹記

道州故居先生祠記

淳熙七年

章穎

一元之氣運乎機緘不露之間而自生自色發達  
萌動有聲者鳴有根者英雖未著形色莫不各具  
條理及其匪刻雕而衆巧畢陳推其由來不待深  
智此二程先生之學所以擴克而益自光大者也  
程氏之門咸謂程先生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  
意聖學夫以地之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心手

相授此殆有以推移左右於其中不然則夫自漢  
唐以來數千百年天之所以用力者猶有幾乎二  
程先生以所得者曉天下孔孟之教絕而復續冰  
其涯涘升其堂與天豈無有醇疵然淑諸人者深  
貽之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之太極一圖  
不為秘通書四十一章不為約仲尼顏子樂處一  
語不為不富也先生故居在營道穎嘗至濂溪之  
濱見其耕饁者無慢容講學者有高趣周氏之松

楸弗剪焉自郡未新祠宇時士人胡元鼎已近其  
遺址創舍設象懼其弗社以久也則又謀諸校官  
與鄉之善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戶曹義太初  
孟坦中歐陽顧之思益大之言不約而同費弗強  
而具七月朔始工再浹日而成太守趙公善言聞  
而嘉之為捐其祠夫春陵之人其於先生朝夕注  
乎心目之間雖弗祠猶敬也况今奠拜之所弗隘  
而脩容有其地故事郡官以春秋祠既列州序俾  
弟子員往展謁其先塋因復祠益俾後此者知所  
景仰以脩乎其身而風乎其邦則先生之所以望  
於後學者已得而學者之於先生豈但斯須之誠  
而已哉堂暨門為屋二十四楹助費者姓名列之  
石之左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嘉定九年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  
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

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  
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  
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  
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  
名麗牲有日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  
翁嘗聞人道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  
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  
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今  
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  
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壞  
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營之會  
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後教行俗成而君  
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  
鄙天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  
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  
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

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俵俵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面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士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為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為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矣猗歎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



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  
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埤官矣  
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  
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  
詞章技之小也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  
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  
先之教象而祠之戶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  
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

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  
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  
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  
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  
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  
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  
志則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為戚忻也吾黨之  
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不至失

周元公集 卷之八  
望焉資政殿大學士前簽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撰  
重建先生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于大江源匯爲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廣橫數百畝溪行其中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即濂溪先生之故居也考其譜謀世居青州遠祖諱崇昌唐永泰中爲庶白二州大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大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從遠始徙于此再傳至諫議諱輔成登祥符八年進士第終賀州桂嶺令沒葬于故居之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礪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鄭公珣篤愛之始冠奏以初秩既長從宦四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移倅永有書與其族叔及諸兄云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來春歸鄉即遂拜侍尋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爲先塋守者資族子勿預營道

給憑文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于含輝洞  
云周惇頤區有隣陳賡蔣瓘歐陽麗治平四年二  
月十六日同遊道州含輝洞刻石于洞口是歲神  
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以  
手劄付兒子仲章令備酒菓香茶詣墳前告聞先  
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室于溪上命名曰  
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故居者付仲章及其從  
弟意先生既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拆  
其產鬻於意之子伯順而故宅基尚存伯順死無  
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濟濟登第為邕州教  
官而卒至淳熙己亥周與何欲拆其產聞于郡守  
趙汝誼閱營道所承永州公牘乃治平印文按驗  
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俾守塋者藏其籍于學宮  
其故宅基尚屬何氏何氏之孫揖于淳熙十一年  
以其地歸于意之曾孫興嗣書于券云興嗣係諫  
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其宅地

與本人住宅相接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  
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賣與興  
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先魂庶幾亡者於  
里塾有所依托不絕春秋之奉前此未有先生祠  
紹興己卯五月太守向子恣始奉祀於州學之稽  
古閣編脩胡公銓記之淳熙己未郡博士鄒粵遷  
于敷教堂壬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偏仄更創掌四  
楹并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為記庚子郡士胡元  
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朔  
舍設像教授章頴為記故居有祠昉乎此距遺址  
十餘丈中隔小溪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  
癸酉郡守方信儒訪求濂溪之裔得興嗣之子鑰  
以為學賓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延見郡士扣  
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鑰盡閱累  
世契券親至其地質于鄉隣族黨始得其實溪流  
清泚地勢平行岡壠丘阜拱揖環合其左曰龍山

右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于是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于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中爲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爲堂四楹不侈不陋二齋旁翼兩廡對峙外爲臺門高與堂稱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延學子又其外爲都門繚以垣墻庖爨湔浴罔不畢具環以松竹門外築道屬于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

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菴朱公嘗畧辯證尚書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以為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謀契券始究源委當何氏以地歸興嗣預有建祠之語迄今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有數而非偶然者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浸以大顯載在方冊人知誦習凡轍跡所至今皆有祠而父

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  
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用登載于樂石文  
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沒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  
詳焉

濂溪故居祠堂記

元至正八年

歐陽玄

春陵郡之西距城可十里有鄉曰營樂里曰濂溪  
周子故居在焉左有山曰龍山其形蜿蜒如龍右  
有嶺曰豸嶺岩石嶒嶸其狀若豸中為平田有水

逶迤田間澄澈見底即濂水也其居舊制有堂三  
間門廡稱是堂塑周子之父諫議大夫像居其中  
周子像居其右側司封郎中壽微猷閣侍制燾之  
像以次侍坐周子之二子也在宋之代春秋二仲  
以次丁日守令詣祭聖元崇右濂洛之學追封周  
子為道國公祀事視昔加豐而故居湫隘歲久浸  
弊祭畢飲福守令以下雜列門廡延祐七年邑人  
熊偉調營道主簿嘗預祭列進里儒唐道舉而勉

之曰周子故居淪沒弗稱祠祀弗嚴君生其里可  
坐視乎今以繕脩之責相屬君其勿辭道舉對曰  
故居乃數歲有司輒一脩之因陋就簡飾故為新  
補罅為完而已吾欲異於是可乎主簿嘉其好義  
即白之郡侯以公檄獎勵之道舉聚財庀土伐石  
陶瓦除其旁地斥大舊基崇臺三間立為專祠以  
祀周子列先賢碑刻于其側後為重屋上下皆施  
雙梁如廳事上設諫議像正坐旁設司封徽猷像  
坐東西相向下為與祭官止息之所未及落成而  
道舉即世後三年應詔復作東西序凡十間以畢  
先志未幾屬邑有警兵事方殷作輟者十餘年至  
正六年府判吳濬寔來訪應詔竟成之應詔感激  
於是繕以周垣裊以堅甍丹堊彰施新扁昭揭規  
制完美百倍于前為屋大小內外以楹計者百四  
十有奇然後每歲祀事遵豆有序班次有位陟降  
有儀徹俎而讌旅酬有所僕從列為咸有芘蔭乃

介士子浚儀趙君嗣隆奉事狀來請玄記之惟昔  
商容商之賢人也周武王伐商有天下過其閭而  
式之史書于冊召伯布政南國聽民訟其棠之下  
南國之人為詩以相成曰蔽芾其棠召伯所爰勿  
剪勿伐夫商容一代之賢其所居為時君之所敬  
禮召伯一日之居其所止為邦人之所愛護猶且  
如是予周子上接孔孟之緒下開程朱之學有功  
斯道昭被萬世其故居脩營是固王政之所當先  
侯度之所當舉然賡府熊君謀於其始通守吳侯  
濟於厥終唐氏父子實克繼詔是究是圖垂三十  
年乃底成績其可無記載乎大德丁未戊申間玄  
從先君子冀國公典教是邦歲祠屢造故居蓋嘗  
目擊而能言者乃記以授嗣隆俾歸勒之石以勸  
方來云至正八年歲在戊子九月巳酉記

道州濂溪田記

淳熙六年

章穎

郡既為周先生建祠堂南軒張寶文記之太守直



閣趙公他日曰濂溪有先塋在獨無樵牧之扞乎  
未幾有民周與何田訟者二十年矣與甲則乙訴  
與乙則甲訴謂不得直公令有司以案牘來累日  
吏抱持文書幾不勝至則公一搯眎撫几曰得之  
矣蓋舊牘乃有濂溪倅永州時公牒云有田若干  
舊以私具得為先塋守者資族子當勿預苟墻垣  
固松楸勿翦守者世獲弗易也其後守者氓周與  
物故壻又代徙他處田周與何更有之周則先生  
之族何乃先生所自出甥得有舅家田自有法以  
永州公檄從事則周氏子固不得有况甥可乎辯  
眎文書則有營道所給憑文付周與者用治平新  
銅符按舊左驗皆合即取田之非永州文所云者  
以與何餘即從其初穎因休暇攷漫齋公其謂若  
前示所判數百言皆出前後數公意表即檄營道  
丞周必端往濂溪以田界近營者田籍與營道舊  
文同藏學宮歲以租倉升斗代輸省賦守塋者李

得田耕終年不聞吏呼守眎宜厯且令先生江州  
後裔亦聞之先生學造太極先其為先家計宜遠  
歷百餘年始遇一賢太守遇亦難矣哉淳熙六年  
七月望日南郡章穎記

濂溪小學記

趙櫛夫

出道州城西二十里曰濂溪保元公故居在焉未  
至十里許兩峯插地門立甚偉扶輿兩峯間平陸  
踈林雲巘如畫一水橫陳乃濂溪也溪南為先諫

議墓左龍山右豸嶺祭田在其下元公遺券猶存  
故居有元公祠今奉諫議以元公侑環谿數百家  
皆周氏子孫率學農圃郡守楊侯嘆曰此非鄭公  
鄉乎山川如此何其子孫以鄭公葬也廼命立小  
學俾知營道縣錢君寅翁經理之祠右有功德院  
蓋周氏所為奉浮屠者於元公家不類宜改院為  
小學聚周之子孫教焉議已克合乃易像設而俎  
豆之去其異言異教而詩書之為齋二爐亭一水

竹扶疏几席靜潔足以助發性靈洗凡滌陋釋端  
慤士為之師亡幾何已有頽然悟者侯又益喜輟  
公田若干畝別儲以廩之子使粵之明年辟錢君  
為屬侯寓書曰吾州濂溪書院既成上灑奎畫以  
賜參預虔公辱戴筆焉敢以小學記為請幸子勿  
辭謝不獲竊惟春陵以道名州而元公於是乎生  
天所命也今義理之學皆識宗祖而詩禮之教不  
逮子孫非長民者之責乎古者上自國都下至閭  
巷莫不有學凡公卿大夫之子與民之俊秀者皆  
入學所以發其良知良能而復性焉耳故八歲入  
小學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肆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此具也記曰時過然後學  
則勤苦而難成今之時則過矣然性非自外來也  
泉養於蒙木進於漸循循焉毋欲速也勉勉焉毋  
自畫也待其時至氣化心開目明然後精以四書

博以六籍易通之誠神幾太極圖之陰陽動靜皆可拾級而進俗學梯稗也夷學蠹蝨也惟毋以是先錮其心教可入矣此侯所致意於周之子孫者而子孫之所當自勉也昔余景瞻守劔黃子耕守台皆能扶植先儒之裔然龜山故廬已不能保上蔡之孫至為人所陵夷抑又微矣元公先疇幸無恙繇士而農去本未遠賢守令又從而振德之鋤荒墾良茗預秀茁安知正考父之後無達人乎政惠有限教思無窮矧二公功相近而德則遠矣是宜書侯名於恭長沙人嘗為國子博士治狀有聞擢持廣東憲節蓋元公補處云

濂溪大富橋記

前人

道州營道縣西出郭二十里有村曰濂溪樓田保元公故居實在焉未至故居二百餘步有水縈紆隱隱如青羅帶者濂溪也溪之上有小石梁橫蹠乎青羅帶者大富橋也舊傳元公年十三時釣遊

之所其然豈其然耶余牧春陵春秋行釋菜禮每  
詣故居兒童登斯橋者毋以釣遊籍口盍有得於  
言外之意云咸淳丙寅七月

濂溪周氏世業田記

周子恭

濂溪先生祠有祭而無田其嗣孫襲翰林五經博  
士有爵而無祿永州府知府唐公珪同知魯公承  
恩暨通判子恭為之謀得僧寺廢田百四十有八  
畝請于提學副使應公楨沒入濂溪祠供祭祀且

為博士常祿之需名曰世業田而屬記於予予惟  
濂溪之學以造化為宗以無欲為要在南昌時得  
暴疾幾殆視其家止一敝篋錢不滿百嘗以遷擢  
入京師不可為資則鬻其產以行過潯陽愛廬山  
之勝築居于溪之上名之曰濂溪遂以歸骨焉是  
豈惟能忘物尚忘其身豈惟忘其身尚忘其家學  
而至於忘其身與家又何有於身後之祭不祭與  
其子孫之祿不祿哉而區區為之謀若此者特以

崇德象賢之義報德報功之私無所於寄則籍是以見志可耳乃若效法先生之學以求內有諸已則固自有其處不在乎此也

附錄

江州學濂溪祠記

乾道二年

林栗

本州知州

始予讀河南程氏兄弟語錄聞茂叔先生道學之懿其後閱蘇端明黃太史所作濂溪詩而想見其爲人及來九江前武學博士朱熹元晦自建寧之崇安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程之師也身沒而道顯歲久而名尊今營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俎豆泮宮江獨未舉顧非典歟予聞之矍然適會先生

之曾孫直卿來訪敬請其象與其遺文併通書拙  
賦而讀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亟鑿諸  
板而繪事於學宮使此邦之人知所矜式旣成將  
揭其號乃按其文字攷其所謂濂者其音切義訓  
與廉節之廉異矣廉之訓曰清也儉也有檢斂之  
義又如堂之有廉箭之有廉截然介辨之義也濂  
廉同其音似廉而不類又有里叅翻者含鑿翻者  
其訓曰薄也又曰大水中絕小水出也予異焉曰  
是安取此問其人曰先生之子求詩魯直避其從  
父之諱改焉嗚呼有是哉儒者之學本於文字義  
訓而謹於正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忽也東  
坡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未偶似  
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應同柳州柳耶  
使愚溪愚則固已不足於廉矣又將轉而爲濂則  
由儉以趨薄由清以絕物殆爲陳仲子之操乎地  
以人重人以名高因諱避之訛以成聲畫之舛遂

使先生之德與是溪之名俱蒙薄絕之累將非後  
死者咎與予是以正之夫山川風氣民之所稟而  
生也故家遺俗民之所薰而習也先生之道傳於  
二程其所成就夥矣而廬山之下濂溪之上未有  
聞焉或由此也夫自今而後吾知九江之士清而  
不隘儉而不陋辨而不爭嚴而不厲有檢歛之美  
而不流於薄絕既以獨善其身又思以兼善天下  
見中庸之門戶入誠明之閫奧其必自是始矣先

生名惇實避英有廟之名改順其官闕行治流風  
遺書則予蒲左丞所為墓誌洎諸儒先紀述詳矣  
左無所贅其辭乾道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營承議  
郎權發遣江州軍州事兼管勸農田事長樂林栗  
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  
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



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  
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  
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  
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  
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  
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生發政施  
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  
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  
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  
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  
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  
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  
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  
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  
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  
而極之凡聖人之所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

未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  
止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  
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  
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  
邦嘗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又焉未設誠缺典也  
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  
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  
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栳又有說焉蓋自近  
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寔多  
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  
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  
罪人耳夫惟淳篤慨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  
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  
門墻庶幾乎可以循序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  
望於來者之意乎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淳熙十年

朱熹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  
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  
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  
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  
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  
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  
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  
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  
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  
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  
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  
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  
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  
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  
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  
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

既沒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異復開創泆掃  
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為廣  
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沈寃澤物其兆  
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  
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  
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  
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推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  
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為屋三楹  
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日朔望率諸生拜謁歲春  
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為未  
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  
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  
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郡士多愿慤鮮浮華可  
與進于善者盖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  
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  
有名世大賢來官茲地亦未聞有能摠衣請業而

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記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學講于熹者因不復辭而輒為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紹熙庚申

朱熹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遷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為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

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  
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  
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時祀先生以致區區  
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中春釋奠於先聖先師遂命  
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  
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  
為之喟然而嘆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  
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十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

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  
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  
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  
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如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  
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  
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  
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  
物之根抵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

者哉近世讀書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喜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

後學朱熹記

南安軍司理廳先生祠堂記

咸淳三年

陳宗禮

濂溪先生周元公祠堂無處不有發揮道統之傳而為之紀述者簡編既富矣惟南安秋官廳實先生蒞官之所有其棠遺愛存焉河南二程夫子遵父之命執經問道於斯得舞雩詠歸之趣至今猶可想見於是焉為之祠尤非他處汎泛遙敬之比先是設像于官廨之門外也已不足以揭虔歲久

解圮祠亦荒涼咸淳三年趙君孟適來守是邦因地懷人欽崇惟謹廼先葺舊解而新之奉先生像于解之左昔之頽垣敗屋轉而大楹傑棟過者起敬善類忻躍乃走千里請為文以記之竊惟官有冗暇事有精痛世變岐而二之然有道君子不以此加軒輊也理官以明冊為職自謂較出入比輕重於法律而性命道德之學為無預焉間有置心冲漠游意太虛實以察辭稽貌則鄙之曰是俗塵也是吏職也吾何屑於是惟蕪溪先生以光風霽月之標來任典獄防民之事既不土苴厥職暇則與其徒講求天地萬物混而關一而萬之理以脉絡乎聖賢千載之傳豈不體用並該本末具舉也乎遠稽正範固未易一一推然庭前之草生意我同水中之蓮淨植我似既無一物非我則居官之際豈肯以人命輕用國法又豈肯上下其手以奉上官喜怒居是官也禮是祠也必盡心焉以廣天



地好生之大德則往哲之風可紹而賢太守所以  
典起隆典不為無益矣授筆而書何故不肅初鳩  
工於四月辛未告成於七月庚戌為費十萬錢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  
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  
五行造化之曠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  
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  
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  
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  
謹刑一節尤為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  
以教祇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是固陽  
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  
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于以全人性之天  
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  
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

為已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  
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  
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初民死於  
石為之減硯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於瘴為之緩  
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之或後  
而黥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  
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  
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  
異改祠于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其棠之  
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怛然曰相江之祠學者  
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  
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  
亟命汛掃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  
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羹墻之  
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  
元公於抗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

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為不可廢者何哉廣  
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為部使者旦而瞻是  
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  
明敢不敬朝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  
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賧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  
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  
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  
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  
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  
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  
特為曲江之地將以為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  
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  
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  
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為  
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所  
志未易量云

重修濂溪先生墓記 正德壬申

廖紀

濂溪周先生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許其境最幽勝  
先生世爲湖廣營道人任南康郡守時愛廬山風  
景不殊梓里築書院於山之麓時與二程先生講  
道其間熙寧四年遷封仙居縣太君氏鄭母夫人  
窆於清泉社蓮花之岑越明年先生卒附於夫人  
之左夷考先生應五星聚奎之運崛起於宋天禧  
間毅然繼孔孟之緒倡道學之功泄造化之機發  
聖賢之秘歷史治之事具載家嘉定有封前人有  
錄朱悔菴有記胡五峰有序潘南豐有誌趙清獻  
公輦有題辭見諸名世大儒手筆居多後學不敢  
復僭贊也嗚呼逝先生之墓肇自熙寧六年逮今  
五百四十餘年此墓委於秦莽謁者多嘆息弘治  
二年九江前守慈谿童公集石修治聳然可瞻仰  
正德辛未今守蔚州李公重爲繚垣增飭廟宇規  
制雖秩然而墓之礪魄尚罅馬鬣尚缺堦墀尚有

居元公集 卷之八  
三  
凸凹渚潦芻豢又或灌溉而蹂躪寢弊若此烏足  
妥先生神靈哉正德壬申春戶部主事靖州宋君  
來司國計謁文廟之明日往拜先生墓下因覽山  
川尋故考實謂瞻仰有像展禮有廟脩薦有厨環  
衛有垣供祀有田守祀有十三代孫倫者墓猶若  
此揆先生神靈或未妥也由是宋君慨然任起廢  
之責捐公廩陶甍數萬傭工經營越兩月畢行釋  
菜禮告成於是罅者塞缺者完凸凹者夷灌溉蹂  
躪者瀉而禁種種完固山川改觀足成廟貌而允  
妥先生神靈矣君有謂士有田第未瞻厥子孫復  
券置墓前田二十畝以贍守祀夫宋君是心也懷  
賢向道即晦庵朱先生每歷郡縣輒訪先生祠墓  
汲汲表章而尊崇之使天下知聖賢道在天地自  
不少一日忘者歟嗚呼濂溪先生道在萬世崇比  
闕里亦不為過但世之宦遊者舉因陋就簡習常  
安故如宋君之注意崇重者能幾何人繼自今始

凡讀濂溪先生書仰其人當思踵其迹誦其言當  
思踐其行窮則身體先生所謂學顏子之學達則  
力行先生所謂志伊尹之志相與勉之何患聖賢  
之道不明不行也哉謹書此以告來學云

重建宋濂溪周先生祠并祭田碑

攷郡志宋濂溪周先生曾伊母舅鄭龍圖之潤讀  
書城南鶴林寺遂建祠其地而鑿之池歲久祠宇  
傾圮當事者謂先生接孔孟真傳宜密爾宮牆遷  
至文廟之東清風祠舊祠遂爲遊人踏踐區蓮池  
亦漸淤塞且業予土人矣己丑春五臺陸公贖焉  
夫先生游習於此卽而祠之將令其人依焉爾若  
曰遷之善則先生已從祀廟庭越跬步而又祠之

先生之靈安耶否耶時司訓李天培亦以此請於  
是檄丹徒尹龐君復之而以尹和靖配和靖亦曾  
寓居京口者因鳩工重新而併深其池池四面石  
砌環之以欄池前建光霽亭園垣內外植桃李梅  
柳桐桂諸水宛然庭草交翠光景祠迤東關徑與  
寺通豎周子蓮池坊與蘇公竹院坊相對峙厥費  
俱自捐羨鋟而于民力民財毫無與焉工甫畢會  
妖僧汪元洪舊有藉沒田壹百零三畝久爲僧衍

遂隱占龐君廉其狀未白今祠適告成方欲求先  
生之祀其以是田供歲祭令有力者司之歲以餘  
貯之官為修葺需後之守土者見其遷而復也則  
知祠必不可遷見田有餘利也亦不苦于修之難  
先生之祠永永不墮矣周先生有云菊之愛陶後  
無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斯言也其期望後學意  
深遠矣登其亭臨其池不超然興尚友之想者豈  
夫也哉是舉也落成於萬曆丁酉冬而歸沒田于

是祠也則在戊戌春焉董工者丹徒尉鄭思忠也  
謹識其顛末如此云

萬曆貳拾陸年歲次戊戌仲夏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分守溫處道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前鎮江府知

府閩漳王應麟撰

賜進士第承務郎北京戶部主事前丹徒縣知縣中  
都龐時雍立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卷之九

古人詩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博

傅耆

古人務樂善見士即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遠賢  
蜀顧予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才翹翹深慚識  
碌碌升堂聽高論惟愁日景促經義許叩擊詩章  
容往復荷公引重語玦珥變良玉一遠几席來羲  
娥變昏旭遠聞落帽節賓朋相追逐剝摘籬下黃



痛飲杯中醪清談已忘倦佳篇又相勗畢力為徒  
弟強勉攀高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首願策  
疲蹇助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此心  
答此惠庶幾不忝辱

題漁溪

潘興嗣

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林泉  
友一溪東南來漱灩翠波走清響動靈粹寒光生  
戶牖峩峩雙劍峯隱隱插牛斗踈雲互明晦嵐翠

相妍醜恍疑坐中客即是關門叟爲歌紫芝曲更  
擊秦人缶宵然忘得喪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  
休光勳林藪得非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斲鼻固未  
免安能混真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五柳皎皎谷  
中士願言與君壽殷勤復懇惻雜佩貽瓊玖日暮  
車馬徒橋橫莫回首

贈周茂叔

何平仲

及物人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大易知

幽曠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元有節冰壺此  
外更無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

同周惇頤國博遊馬祖山

趙抃

曉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棹復登高虎頭城裏入  
煙濶馬祖巖前氣象豪下指正聲調玉軫放懷雄  
辯起雲濤聯鑣歸去允清樂數里松風聳骨毫

題周茂叔濂溪書堂

趙抃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濂溪  
泝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垢毫髮難遁形鬼神縮  
妖恠對臨開軒牕勝絕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  
耳目快琴樽自左右一堂不為泰經史日枕籍一  
室不為隘有尊足以羨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真  
靜正於俗邁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  
德遊泳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說兌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

鳥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  
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  
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  
使愚溪愚

零陵通判廳事後作堂予以康功名之仍賦

鄙句

知郡胡寅

政拙催科永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邦人復嗣海  
沂歌倉廩雖空間里有功成歸去朝日邊吏闢虛

堂得書眠後圃好花初着土前簷新竹已參天貌  
貅未飽軍須急赤子如魚釜中泣石知王業在農  
桑國勢何勞憂岌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  
五馬隨千古瀛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

此詩年表

以爲五峯  
胡宏所作

題瀛溪

天台林煥

我來瀛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豈惟溪  
泉瀛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

退乃一隅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何減名之愚水  
性本清撓之濁人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  
天下雨飲者猶如夢之覺

乙巳歲除日收茂叔武昌惠書知己赴官零  
陵因偶成奉寄三首

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數篇來起  
予瀟湘流水濶巫峽暮雲踈不得從容去春風正  
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顏鄉間接營道風物近廬  
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往還不知虔與永二郡孰  
安閒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鷓鴣  
啼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日靜何似在  
瀘溪

山北紀行二首

朱熹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

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為  
諸人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鄉彥卿  
玄孫濤為設席千光風霽月之亭

北渡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唯四  
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辛矣有斯八渾淪再

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裏之巾几  
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

無疆

題濂溪先生書堂二首

干越柴中行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春陵至留居廬阜  
間斯文傳墜緒大極妙循環希聖誠何事懷哉伊  
與顏

出城三四里矯首愜遐觀頓覺市聲絕忻從天宇  
寬康山書几淨滄浦硯泓寒一誦愛蓮說塵埃百  
不干

江上懷永倅周茂叔虞部

任大中

監州永陵去遠日立江干煙浪三湘濶風帆八月  
寒不聞求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瀛溪上歸因作  
釣竿

瀛溪隱齋

前人

溪遶門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讓溪深若教變作崇  
朝雨天下貪夫洗却心

送永倅周茂叔還居瀛溪

前人

君去何人最淡流老翁身獨倚南州隨君不及秋  
來鴈直到瀟湘水盡頭

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

前人

一帆風雪別南昌踏出涪陵莫恨長綠水泛蓮天  
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瀛溪謁周虞部

成都李大臨

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捲寒流盡日閒我亦忘機淡  
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關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千載斯文儻可求  
暮春春服共行遊  
向人魚鳥都和樂  
滿眼溪山只恁幽

濂溪詩

宋太史豫章黃庭堅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  
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  
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  
兮延五老以為壽蟬  
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聰  
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  
薄青蘋白鷗兮誰與同  
樂津有舟兮池有蓮勝日  
兮與客就閑人聞琴音兮  
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  
為蓋兮倚芙蓉以當妓  
霜清水冷兮舟著平沙八  
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  
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  
兮野老同社而爭席  
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  
非夫人攘臂兮誰予敢侮

濂溪識行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  
濂名萬古合昭垂  
光風霽月依然在  
肯與人間較盛衰

濂溪雜詠二首

潘之定

當年太極揭爲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互根誰  
是主試於靜處下工夫

濯纓潭上少徜徉手把通書四十一章除却誠通與  
誠復更無一事可商量

愛蓮詩

朱熹

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  
人見獨爲先生引興長

遊濂溪辭

鄒粵

度營川之修梁兮遡其瀕而走西踞平原之澗池  
兮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于荒  
蹊林漸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鷄犬亟引鞭而前  
望兮萃或瓦而或茨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予以  
濂溪閱民氏而皆周兮本其系之爲誰伊茂叔之  
故家兮自鼻祖而占茲後昆出於兵燹兮逢披淪  
於牛衣詠先生之所復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



之已遠兮曷慰乎我之思也雲山矗而崇崇兮豈  
絕塵之姿乎泉不激而泠泠兮抑絃誦之遺乎百  
世秀而不枯兮豈道之光輝乎少長群而不置兮  
抑遺俗之未棄乎彷徨乎奚忍徇而去之途日暮  
兮既去而猶遲遲幸頽垣與敗級兮存故基而未  
夷還可耕者數畝兮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  
擯兮亦夙昔之所規蓋求其他而弗得兮尚矚此  
而庶幾惟先生之蚤歲兮逢彼百羅奉親學於渭  
陽兮仕謀歸而願違故湓江之所築兮忘此溪於  
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兮指蓮峯而實之病後人之  
迷益遠兮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妄取廉而增水  
兮由媚客而請詩嘻其本之不覲兮宜所言之皆  
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輿於唐之時元結之  
刺道兮事率愛竒以泚泚與直泚兮賁九泉而為  
題道人祖結故智兮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  
類兮奚泚泚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兮直與直亦

周元公集 卷之九  
參差而不齊故濂者以德而媿水兮遠矣昔人之  
所貽先生之桑梓兮他寓而是思何以療世之惑  
兮寄鍼砭於此辭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卷之十

祭文

墓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  
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二永州  
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于  
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覩長者雖云  
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

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  
嗚呼公之平生耻不明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  
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乃比伊傳自視出其毫纖  
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于征民瘵以瘵自病易  
州謂宜復騁遽揜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  
無年孰聞不傷况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  
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情長韻短續以漣洏

南康祠祭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  
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  
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  
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  
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  
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宮并以明  
道先生伊川先生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  
之謹告

文淵潭州遣祭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  
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  
都總管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  
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於皇道體  
沕穆無窮義農旣遠孔孟為宗秦漢以還名崇實  
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  
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嚴貌像欲覲無因徒  
有悵望吏以毀告閔然于裏出金少府往佐其攻  
爰俾諸生敬陳一醑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跋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愛道每垂象  
示人而惟聖賢為能契其妙蓋因時  
以為之顯晦者也故河圖出而伏羲  
生易斯成焉洛書出而神禹生疇斯  
叙焉世之論道統者僉謂自堯舜以  
來幾絕復續孟子而後千五百餘年

能筆圖著書繼往聖開來學者元公  
一人而已然不知公崛起春陵月巖  
垂竅宛然無文之圖先天秘奧天實  
眎之於時五星旣麗於天復化生五  
墩繞宅里以應五星之象是天有至  
粹地有至精元公實應期而生是為  
至人三才相待以有成其理信不誣  
也植自髫鬣知學已切景仰及倅永  
理刑事值寅長會泉王公守齋邵公  
峴南紀公咸遠於理學仰公道德寔  
出同然癸酉冬植權視州篆得造公  
故里邇瀛溪躋月巖想像其先霽實  
不以謏劣自安銳意崇重前所有五  
星墩者久已淹沒居民因捐金恢之

里有祠一層於禮制尚有未備也復  
市近宅田大拓其址鼎為營繕新以  
重門繚以周垣祠後增以重室旁則  
翼以宿齋所丹堊彰施視昔倍異又  
以公之道雖昭揭日月然匪集胡傳  
四方之士有慕公而不獲游公之里  
者又何所觀法也廼命拾公家乘若  
千篇並鄉達東川蔣公得之九江者  
亦若干復與瀾亭黃公日洲呂公虹  
洲陳公暨諸鄉先生考訂成帙壽梓  
用廣其傳時

撫臺趙汝泉翁以巡行過其里亟陳詞  
致薦以紓素仰而

守道郭草塘翁

巡道邊少微翁偕與焉皆義植所為  
且以公之絕學屬望於鄉之後人於  
乎自公歿五百有餘歲矣植偶欲興  
起其道傳而當世名碩如諸公者廼  
不謀而自合如此得非景運重開道  
之在公者將大明於世啓佑我

國家無疆之祚矣乎書成喜熾強贅數  
言於末簡若夫見道忘象則又自有  
善學公者在也

萬曆二年歲在甲戌孟春之吉永州府  
署道州事推官崔惟植謹書





重刻瀟溪集序

瀟溪先生全集余初得之後商翰

博君繁蕪不備字跡漫滅不可讀

每以不得善本為憾嗣者春陵代署

之後先生之故里廟貌在焉肅禮畢

梁州公偶出一書示余曰此瀟溪善本

也刻自潤州以行亟不能了此願囑  
余圖之時鄉紳周元翁更出太極  
圖說數首授余皆兩集之所不載  
者余喜甚謀即就錢而無奈潤州  
亦亦多殘闕幾不能竣事及歸  
之城適呂文學授以一帙蓋知養  
崔公所編次特行者與潤州本無  
異而潤州者寔祖是及詢以崔公  
藏板安在則杳不可得乃知余之  
刻益不可已也遂將先後所得二集  
及太極圖說諸篇叅伍增字付之梓  
以存遺文并直述其刻之始末如此

若夫先生弘開道脈總往開來  
諸先賢稱述代不乏人固非余之  
所敢贅亦余之所不必贅也

天啟癸亥仲春武林黃克儉書

於永之公署





